　　 五岁女儿不小心撞到丈夫初恋肚子上，惹得丈夫大发雷霆。  
　　“缺乏管教，小小年纪就这么恶毒！”  
　　丈夫叫来一行人强拉着女儿进极端教育学校。  
　　她扒着车窗哭着喊爸爸。  
　　我伏在初恋脚边，声泪俱下：  
　　“对不起，我以后一定好好管教她，再也不会在家里乱跑了！”  
　　“她这么小去那里会死的啊！”  
　　丈夫一脚踢开我：  
　　“别为难婉婉！我只是送她去学规矩。”  
　　“人教人学不会，事教人，一次就会！”  
　　可第二天，我带着警察冲上门时。  
　　女儿身体折成三角形，已经凉透了。  
　　这时丈夫的朋友圈炸开了锅：“吾家有喜，大家晚上不醉不归哦！”  
　　配图是丈夫满脸幸福地亲吻初恋肚子的照片。  
　　我双眼麻木地看着这一切，该结束了。  
　　1  
　　“她自己体弱不小心死了，关我们什么事？”  
　　“再说了，她搞臭了我们学校的名声，我们还没要赔偿呢！”  
　　一行人趾高气昂地叼着烟，满脸不屑。  
　　我使劲擦擦眼，认出他们就是昨天掳走女儿的那帮人。  
　　瞬间，我跳过去掐住那个叫嚣最厉害的人渣。  
　　“人渣，你去给我女儿偿命！去死啊！”  
　　见这情形，旁边人撸起袖子就像抓我。  
　　被警察拦了下来。  
　　“喂喂喂，这里是警察局，不是你们插科打诨的地方！”  
　　一个小姐姐温柔地拉开我的手，扶着我坐下。  
　　她的安慰让我稍微恢复了理智。  
　　“我要告他们故意杀人！”  
　　为首的那个人却嗤了一声。  
　　警察安慰我：“夏女士，您的心情我们能理解，但是那里面没有监控，您孩子身上也没有外伤，我们没办法直接定他们杀人。”  
　　我瞪大眼睛：“我女儿脊椎都折了，她是被折磨死的，这都不能定罪吗！”  
　　“说不定是自己不小心摔倒了哈哈哈。”  
　　“警察叔叔，没什么事我们先走了，作为人民教师我们很忙的。”  
　　看着他们嚣张的表情和警察默许的情态，我受不住先晕了过去。  
　　等再次醒来时，我正在医院输着点滴。  
　　突然听见一句黏腻的撒娇声：“哎呀泽哥哥，人家身体没问题啦，做产检就好啦还非要做全身检查，花了这么长时间。”  
　　“小笨蛋这就受不住啦？那让你怀胎十月不是要命啦？”  
　　“你和宝宝都健健康康的我才放心！”  
　　他们走来时我正好看见张婉婉倚在顾泽也的怀里，一脸小女孩的羞郗。  
　　我闭上眼不想看见他们，却听见丈夫的声音：“夏昼，你怎么在这？生什么病了？”  
　　我刚要回答，被张婉婉抢先：“嫂子不会是看到我今早发的泽哥哥要陪我产检的朋友圈，故意跟踪我们吧？”  
　　丈夫瞬间染上厌恶：“为了阻止我陪婉婉不惜装病，真恶心！”  
　　“真该让你跟青青一起去学校学学规矩！”  
　　青青，我五岁就被亲生父亲虐杀的女儿，此刻他爸爸还在陪着小三孕检。  
　　而我这个陪了他七年的老婆，生病了连一句问候都没有。  
　　我死心地闭上眼睛，都该结束了。  
　　下一秒，丈夫似乎想起了什么：  
　　“今晚庆祝婉婉怀孕，你收拾好了赶紧回来做饭！”  
　　2  
　　“我们小馋猫想吃酸菜鱼了是不是？”  
　　顾泽也宠溺地刮了刮张婉婉的鼻子，满含温柔。  
　　“嘻嘻，嫂子做的酸菜鱼好吃，婉婉喜欢。”  
　　“好，今晚好好犒劳大功臣，买十条鱼够不够！”  
　　为了女儿，我一天一夜没合眼，身体虚弱地不成样子。  
　　丈夫居然还让我给她的小情人做十条酸菜鱼！  
　　晚上，我去火化场将女儿的骨灰抱回家。  
　　看着照片上笑得开怀的女儿，我的心揪揪的疼。  
　　记得这还是丈夫五年来第一次给女儿过生日的时候，我记录下来的。  
　　那天，丈夫破天荒地拿着草莓蛋糕回家，女儿开心的不成样子。  
　　可女儿草莓过敏，我正要质问他时。  
　　女儿偷偷地将蛋糕塞进嘴巴里。  
　　最后半夜我陪着，满身红肿的她在医院里吊水。  
　　我气得直掉眼泪，而女儿小心地扯了扯我的衣袖说：  
　　“妈妈，我想让爸爸开心，想让你们好好的不要吵架。”  
　　一个五岁的孩子都知道照顾人。  
　　而一个中年男人却不懂。  
　　不对，准确的说，他想照顾的人，从来都不是我。  
　　3  
　　刚推开家门，几个礼炮突然突然崩在我脸上。  
　　我被吓得措不及防，手上的骨灰盒砸到地上，散了一地。  
　　一群人看清是我后，满脸嫌弃：“怎么是这个保姆啊，没劲。”  
　　突然有人说了一句：“我靠，这地上的不会是骨灰吧？真他妈晦气！”  
　　众人捂着鼻子一哄而散。  
　　我缓缓蹲在地上，脸上满是泪水，双手颤抖着收集地上的骨灰盒。  
　　嘴里不停喃喃：“对不起，妈妈对不起小宝……”  
　　丈夫注意到我，拧着眉走过来：“你怎么才回来？快点去做酸菜鱼，一会婉婉该饿了！”  
　　随即，他捏着鼻子嫌弃道：“骨灰？真恶心，快点把这晦气的东西扫出去！”  
　　我眼底充血，猛然站起来冲他吼：  
　　“晦气？这是你的亲生女儿！在你膝下承欢五年的孩子！”  
　　丈夫怔愣了一瞬，张着嘴说不出话。  
　　这时，张婉婉凑过来捥住丈夫的手臂，低着头一脸委屈地摸着肚子：  
　　“嫂嫂，你见不得我好我不在意，但是你为什么要拿不知道谁的骨灰来诅咒我肚子里的孩子？”  
　　“我生下孩子就去死好不好？求你不要害泽哥哥的孩子！”  
　　张婉婉跪在我脚边，一遍遍地磕头，泪流了一地。  
　　“够了！”  
　　丈夫大吼一声，拉起跪在地上的张婉婉轻声安慰。  
　　随即一脸愤怒地看着我：“青青在学校里好好的，你咒她去死。”  
　　“婉婉只是想把孩子安安分分生下来，你却非要逼她。”  
　　“夏昼，我之前怎么不知道你这么恶毒！”  
　　顾泽也满脸通红，一巴掌重重扇在我脸上。  
　　周围人见此也愤愤不平：“哪有亲妈咒自己孩子的，她配当妈吗！”  
　　“不知道从哪刨来的骨灰，这么恶毒怎么不去死啊！”  
　　我半边脸肿的老高，无力地瘫在地上。  
　　这就是我爱了七年的男人，三言两语就听信了别人。  
　　我捧起女儿的骨灰，自责快要将我淹没。  
　　走出家门时，不知道是谁在背后踹了我一脚。  
　　我抱着最后剩余的骨灰从楼梯上滚了下去。  
　　身后传来丈夫冰冷的声音：“今天有喜事我不跟你计较，有多远给我滚多远！”  
　　4  
　　我抱着女儿的骨灰到墓地，走到我用全部积蓄给她买的“公主房”。  
　　原本还想带她再看一眼家，但现在看来那已经称不上什么家了。  
　　我将脸贴在骨灰盒上：“对不起，是妈妈没保护好你。”  
　　“下辈子，不要选我做妈妈了。”  
　　没有工具，我就用手刨土。  
　　十个指甲断的断，裂的裂，满手都是鲜血。  
　　可我丝毫感受不到疼痛。  
　　最后，我用最后的钱将路上买来的鲜花插在女儿墓地上。  
　　鲜花才香，我女儿才不要死气沉沉的假花。  
　　妆点完后，我满意地看着成果。  
　　随后双腿发软，失力晕倒在地上。  
　　早上，墓园扫墓的人来才晃醒我。  
　　他惊讶：“你在墓地睡了一晚上，不害怕吗？”  
　　我摇摇头，对着女儿的墓碑笑。  
　　我最爱的宝贝在这，我怎么会害怕呢。  
　　我转头问他借下手机，我的手机在从楼梯上滚下来的时候摔坏了。  
　　随即，我拨通了那个很久没打过的号码：  
　　“哥，我想回家了。”  
　　当年，我对顾泽也一见钟情，不管不顾追了他三年。  
　　他也渐渐被我打动，满脸温柔地说要宠我一辈子。  
　　可他是穷小子，我爸妈怕我嫁过去吃苦头。  
　　更甚说只要我敢嫁给他就断绝关系。  
　　可年少的爱情热烈，我不管不顾偷了户口本跟他登记结婚。  
　　七年来陪他从无到有，从一个穷小子到如今的商业巨鳄，还有了一个可爱的五岁女儿。  
　　可前不久我才知道他有一个深爱的初恋。  
　　他爱她，胜过爱我。  
　　甚至连女儿不小心撞住她就要了一个五岁孩子的命。  
　　“三天后，我去海城接你。”  
　　我挂掉电话，沉默落泪。  
　　扫墓人见状递了张纸巾给我，我接过扬起头笑看他。  
　　“谢谢你呀。”  
　　5  
　　再回到家里，狼藉地不成样子。  
　　蕾丝内裤挂在门把上，客厅里都是脱掉的衣服。  
　　一声娇喘从我们睡的房间里传来：“泽哥哥，我还怀着孕呢，不要嘛。”  
　　顾泽也哑着声音“乖，我轻轻地，不会伤到咱们的宝贝儿子。”  
　　“讨厌！泽哥哥，那你是喜欢我，还是喜欢她？”  
　　“她跟个死人一样，哪有我们婉婉水灵。”  
　　一阵阵娇喘的声音压迫我的神经。  
　　我看向镜子中憔悴的自己，脸上皱纹横生。  
　　俨然不像是刚三十岁的样子。  
　　这七年来，我凡事亲力亲为，为这个家任劳任怨。  
　　丈夫说外面的饭难吃还贵，所以我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。  
　　可他却带初恋夜夜笙歌，去海城消费最高的云边餐厅消费。  
　　丈夫说珠宝就是破石头，只有冤大头才会去买。  
　　可他为了博初恋一笑，在拍卖会场点天灯。  
　　……  
　　桩桩件件，我已经被生活磋磨得不成样子。  
　　张婉婉却是被他捧在手心里，娇嫩又水灵。  
　　我无助地看着天花板，眼泪早就流干了。  
　　去到女儿卧室，小小的桌子上摆着一张大大的全家福。  
　　可里面只有我和女儿是真人出镜，爸爸确实被她画上去的。  
　　她画的爸爸高大威猛，将我们紧紧抱在怀里。  
　　就像是超人一样。  
　　我颤抖地拿起画，“刺啦”一声，只留下我和女儿那部分。  
　　有些人，根本就不配当爸爸！  
　　“你在干什么！”  
　　顾泽也恼怒的声音从我耳后传来：“你不想要我们你就说，你撕青青的画干什么！”  
　　他好像心疼一样，将碎片一点点捡起来。  
　　我提着女儿的衣服走出门，留下一句：“我们离婚。”  
　　6  
　　刚走出门，张婉婉捂着肚子出现在我面前。  
　　她满脸狡黠：“嫂嫂，你猜你女儿为什么会死的那么快？”  
　　“嫂嫂，我的孩子绝对不能是私生子，你该让出来顾夫人的位置了！”  
　　随即，她假装摔到地上，痛苦地哀嚎：“救命啊！求求你，别伤害我的孩子！”  
　　顾泽也一出门，看到的就是张婉婉捂着肚子倒在地上，而我呆站在旁边的情景。  
　　他疯了样跑过来：“你他妈干什么！”  
　　“婉婉别怕，我这就带你去医院。”  
　　他恶狠狠指着我：“婉婉要是有什么事情，我让你生不如死！”  
　　实际上，张婉婉只是有点胎动，流了一点血。  
　　但我被保镖压到病床上，强行抽了三大管血。  
　　医生不停劝说：“顾先生，她这是轻微出血，不用输血的。”  
　　“再说了，这位女士身子这么虚弱，抽这么多会死的啊！”  
　　顾泽也冷冰冰瞧我一眼：“这是她欠婉婉的！”  
　　就在这时，一群警察冲进病房。  
　　那天那个温柔扶我的小姐姐满脸惊喜：  
　　“夏昼，我们找到极端教育学校虐杀你女儿的证据了！”  
　　“他们可以判刑了！”  
　　我激动地张嘴说不出话，满脸早已被泪水浸湿。  
　　而丈夫听到后却疯了般抓住那个女警察的肩膀：  
　　“什么？！我女儿被学校虐杀死了？！”  
　　  
　　  
　　警察楞在原地：“她已经死了三天了，你是孩子的爸爸吗？”  
　　我冷笑开口：“现在不是了！”  
　　顾泽也像是被攥住神经一样，惊恐地冲到我床边。  
　　“青青是好好被我送到学校学规矩的，怎么可能会被虐杀？！”  
　　“肯定是你！是你教唆他们的！”  
　　我指甲扎到肉里，苍白的脸一字一顿：  
　　“与其问怀疑我，你不如去问问你的好婉婉都干了什么！”  
　　顾泽也不可置信地扭过头，眼底闪过一丝疑惑。  
　　张婉婉见状立刻翻身跪在我床边：  
　　又哭又叫：“嫂嫂你平时看不惯我就算了，但那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啊！我怎么敢害人？”  
　　顾泽也见状立刻抱起倒在地上哭成一片的她。  
　　“婉婉不是这样的人，这件事情一定另有隐情。”  
　　警察见这样一场闹剧顿时也明白了什么，看向我的眼神都带上些同情。  
　　“夏女士你有时间来警局做个笔录，我们就先不打扰你们的家务事了……”  
　　张婉婉的话一遍遍地在我脑中回响，心里的怀疑愈加浓烈。  
　　我女儿的死肯定还有隐情！  
　　害人的鬼，一个也逃不掉！  
　　7  
　　到警察局时，他们看我的眼神都带着难忍的同情。  
　　一个警察姐姐先扶我坐下，语重心长的说：  
　　“夏女士，你……做好准备。”  
　　我神经一下子紧绷起来，手无措地死死抓住衣角。  
　　视频里，女儿一下又一下地被举高摔在地上。  
　　撕心裂肺的哭声穿过屏幕，直接扎向我的心。  
　　视频是偷拍，很糊角度也不清晰。  
　　但是能看见女儿被反折过去，脊椎被生生折断。  
　　视频哑然没了声音，只剩下那群施暴者的大笑声。  
　　我的心痛得滴血！  
　　我止不住地尖声嘶吼，脸上毛细血管爆出，红得渗人。  
　　“是有人指使的对不对！他们有保护伞！”  
　　我用力握住面前警察的手臂，声音嘶哑地快碎掉。  
　　她却拨开我的手，无声地摇了摇头。  
　　我不相信！我要亲眼去那个学校，我要亲自查出真相！  
　　整个极端教育学校散发着恐怖的气息。  
　　阴暗的浴室里，警察告诉我就是在这里提取到女儿的血迹的。  
　　同时，还有很多不知名孩子的鲜血。  
　　整个现场死寂沉沉，所有人都震惊于这件事的恶劣程度。  
　　我通红着眼，提出要见那个记者一面。  
　　他是英雄。  
　　如果不是他深入敌营，冒着生命危险拍下那些视频。  
　　恐怕这个学校不知道还要害死多少人。  
　　面对面坐着，我能感觉出这件事对他的精神伤害也很大。  
　　“事实不止我知道的那样，你们还有什么瞒着我对不对？”  
　　我满眼泪水，祈求地看着他。  
　　“现在就我们两个人，身为母亲，我只是想要一个真相！”  
　　记者喉结滚动，终于还是开口：  
　　“除了被他们抓回来的孩子，我还看到有个女人进来，她不知道给绑匪说了什么。”  
　　他欲言又止地看着我：“当天，我就拍到那个小女孩被活活折磨死了。”  
　　“轰”我心里的一根弦崩塌。  
　　他接着说：“我没法确定她是谁，警察不让外传。”  
　　“我就看到了她后脖子上有一个小花的胎记。”  
　　记得第一次撞见丈夫跟初恋偷情时。  
　　微开的门缝里，透出一个小花胎记。  
　　是张婉婉！  
　　她指使那些人杀了女儿，更是那个学校的保护伞！  
　　8  
　　我随身揣着一把刀，日日蹲守在医院旁边。  
　　既然警察定不了罪，那我就自己讨回一个真相！  
　　终于，我等到张婉婉拖着肚子去产检。  
　　她喜笑颜开地依偎在顾泽也怀里撒娇。  
　　我一看见她扬起的笑脸就想到女儿叫天天不应的模样。  
　　心中的恨意快要将我吞没。  
　　好不容易等到张婉婉落单，我迅速地捂住她的口鼻。  
　　将她拖到楼梯间后，拿出随身的刀抵在她脖子上。  
　　血迹渗着刀刃流出来，张婉婉眼睛害怕地瞪得滚圆。  
　　她颤抖着声音：“夏昼，你要是敢杀我……阿泽是不会放过你的！”  
　　我眯着眼凑近她的脸：“我这条命没了就没了。”  
　　“而你狠心到连一个五岁的孩子都不放过，你还配当人吗？！”  
　　张婉婉闻言笑了：“呵，谁让她先撞到我怀里的。”  
　　“小贱蹄子先犯贱，就别怪我让她付出代价！”  
　　她眼里染上毒意：“再说，她摊上你这么个没用的妈，还不如早死了解脱呢。”  
　　“你可要好好谢谢我啊哈哈哈哈哈哈哈！”  
　　我心里像是被捅上了千万颗银针，疼的厉害。  
　　加重手上的力道，我眼里染上杀意：“那你就去死吧！”  
　　“不……！”  
　　一瞬间，顾泽也从门后冲过来死死握住刀。  
　　他眼眶通红，似乎丝毫感受不到手上的疼痛一样。  
　　只是愧疚地盯着我，貌似还带着点心疼。  
　　张婉婉看到顾泽也来了，瞬间哭成一片。  
　　她哼哧地倒在他怀里：“阿泽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就要被她弄死了呜呜呜。”  
　　“我死了就死了，可是我们还有一个小宝宝啊！”  
　　我嗤笑：“怎么？还要他来给你撑腰吗？”  
　　9  
　　张婉婉一听来了怒气，尖叫着：“阿泽给我撑腰你羡慕死了吧！”  
　　“你现在乖乖跪在地上求我，或许我还能考虑饶了你。”  
　　我看着张婉婉一脸骄傲不屑的样子，恍然回到了女儿被带走的那天。  
　　张婉婉也是说叫我跪下来求她，或许可以给女儿一条生路。  
　　可事实是，我匍匐到她脚边，顺着她的意思学狗叫。  
　　最后她一脚将我踹走，丈夫还揉着她的脚怪我弄疼她了。  
　　她原本就不打算放人一条活路。  
　　只是想无底线地折磨别人获得快感罢了！  
　　我扭头看向顾泽也，轻笑道：“怎么？你也觉得我要跪下来求她吗？”  
　　他盯着我看了许久，不顾张婉婉震惊的神情，冷声说：  
　　“婉婉，跪下道歉！”  
　　张婉婉扯着嗓子尖叫：“凭什么！我还怀着你的孩子呢阿泽！”  
　　“你说过她连我的一根脚趾都比不上！”  
　　顾泽也的眼里染上不耐烦：“我再说最后一遍，跪下！道歉！”  
　　张婉婉精神一瞬间崩溃，大哭地跑出楼道间。  
　　顾泽也没有像往常一样跟上去，而是试图拉住我的手。  
　　我眼疾手快地躲开了。  
　　他眼里满是歉意：“对不起夏夏，我不知道……”  
　　我冷笑：“这话你该去跟青青说！”  
　　我打开楼梯间的门，侧头留下一句：“顾泽也，害死青青的不只有她。”  
　　“你也难摘干净。”  
　　他没再跟上来，但我听见他低喃了一句：  
　　“对不起，所有害死青青的人我都会让他们付出代价，包括我……”  
　　10  
　　其实原本我是没机会接触到张婉婉的，毕竟她是顾泽也的掌中宝。  
　　还是前几天我蹲在顾泽也公司楼下堵住他。  
　　他以为我是来求他复合的。  
　　当他听见害死他女儿的凶手不是别人，而是他日日捧在心上的初恋时。  
　　他第一反应是我失去了女儿得了癔症。  
　　笑话，如果没有把握我怎会走这步险招。  
　　我要他在陪张婉婉去产检的时候，找个机会让她单独待一会。  
　　我自认为我的要求不算过分，可他还是迟疑了。  
　　就像当初我抱着昏迷的女儿向他求救时，他也是迟疑了。  
　　我早就计划好这一天，但我恨我自己没能杀了她！  
　　而是将恶人重新放回社会。  
　　出了医院门，大雨凶猛地砸在脸上。  
　　我感受不到疼痛，只有无边的寒冷包裹着我。  
　　我双手抱头蹲在地上，就在这时，一声熟悉却又陌生的声音拉回了我的神经。  
　　“小昼！”  
　　我仰头挤出一抹笑容：“哥哥，你来啦。”  
　　11  
　　再次醒来时，眼前布满了粉色的装饰。  
　　粉红色的床架，粉色的天花板。连吊灯都是梦幻的粉色。  
　　一瞬间，所以回忆涌上心头。  
　　看惯了这七年黑白灰的色调，我也忘了曾经我也是爸妈捧在手心里的小公主。  
　　“妞妞，饿坏了吧，来喝杯牛奶。”  
　　妈妈温声讲着，却不知不觉泪流了满脸。  
　　“这么好的日子哭什么啊老婆子，咱们宝贝不是回来了吗！”  
　　爸爸浑厚的声音传来，我抬头，对上那张总是佯装严厉的脸。  
　　从小到大，爸妈从未对我说过重话。  
　　除了我执意要嫁给顾泽也那天。  
　　爸爸第一次大声地警告我：“今天你敢跟他走出这个家门，我们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！”  
　　那天妈妈一个劲地抱着我哭，哥哥坐在一头吸烟。  
　　我满脸通红，死死不肯放开顾泽也的手。  
　　我拨开妈妈的身子，第一次跟爸爸对着干：“走就走！”  
　　再之后，我从哥哥那里得知爸爸自我走出家门的时候就犯病了。  
　　在医院躺了一个月才好。  
　　我着急赶回来的时候被哥哥制止。  
　　现在微信聊天记录都躺着那句冰冷的话：“你既然选择走了，就别回头。”  
　　哥哥是生气，而我是赌气。  
　　被毒打了七年，再次见到父母时，他们早已不是当年风采照人的模样。  
　　爸爸全白的头发，妈妈怎么笑都掩不去的疲惫。  
　　我无声地流泪，心痛得无法呼吸。  
　　我翻到地上跪下，一遍遍磕头：“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……”  
　　妈妈颤着手急忙将我扶起来，曾经无数个深夜都不可求的怀抱深深抱住我：  
　　“乖，都怪爸妈，当年就不该逼你的，我们妞妞在外面受苦了呦！”  
　　“看着身子，瘦的……”  
　　妈妈哽咽地说不出话来。  
　　我倚在她肩膀上断断续续地说：“不是……不是的。”  
　　爸爸也湿了眼眶。但他还是一贯的威严：“好了！既然回来了就不说过去了。”  
　　“这次是怎么了，是不是那个小子欺负你了？！”  
　　爸爸捏紧拐杖，一副敢欺负我女儿就跟他拼命的模样。  
　　我知道爸妈受不了刺激，就给哥哥使了个眼色、  
　　刚刚还湿着眼眶的小伙子，立刻就明白了我的意思、  
　　12  
　　爸妈走后，哥哥斜倚在床架上。  
　　“说，什么事还要支开爸妈。”  
　　“受了委屈，哥替你出头！”  
　　我瞅着他还是跟当初一样混不吝的样子，不禁嗤笑出声。  
　　一股温暖的感觉从心间涌上来。  
　　我将这几年的变化一五一十告诉了哥哥。  
　　这么多年了。我一直被当成情绪的垃圾桶，一直隐匿伪装自己的情绪。  
　　一股脑倾诉出来后，整个人畅快了许多。  
　　但等我抬头看时，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竟然红了眼眶。  
　　他嘴唇颤了很久没有说话。  
　　最后，用极轻的语气说了句：“靠，老子干他全家！”  
　　人在极度伤心的时候是愤怒不起来的。  
　　我耸耸肩，眼神坚定地望向窗外：“我会让他们都付出代价。”  
　　我像哥哥借了钱，准备从顾泽也公司的股票下手。  
　　当年我是经管学院的高材生，爸妈又不重男轻女。  
　　我和我哥的能力一样出众，所以爸妈就像把家业分成两份都交给我们。  
　　后来我离开家，但这些年陪顾泽也打拼。  
　　可以说他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他的。  
　　没有我，就没有现在的顾氏帝国！  
　　可婚后，他渐渐架空我的权利。  
　　最后，她的白月光被他安排做了总裁最贴身的秘助，我被踢出去。  
　　或许从那时候起，我就该察觉到他衬衫上的口红印。  
　　他总是半夜回家后身上浓烈的女人香。  
　　更甚着，是他车座上大摇大摆放着的蕾丝内裤。  
　　他说我生下孩子后身材走样，却也忘了当初没嫁给他时他爱不释手的芊芊细腰。  
　　他说我脸又肥又油让人反胃，却也忘了当初他将我牢牢圈在怀里说我不用化妆也美极了。  
　　男人一般会装到你结婚后。  
　　所有人结婚前都说自己是个意外，可最后结果，都那样。  
　　眼盲心盲了好一段时间，我该振作起来了。  
　　13  
　　我在国外做东，他在国内做西。  
　　我亏一千万，他亏八百万。  
　　我以近乎自损的方式毁掉他的公司。  
　　我扭头看向哥哥，他眼里满是赞赏：“没事。亏掉多少算我的！”  
　　我重重点点头，心里盘算着。  
　　用不了几天，一个市值百亿的公司就会被吃的渣都不剩！  
　　安排好后，我瘫在床上。  
　　一种深深的疲惫感传到四肢百骸。  
　　我睡着了，梦里，女儿青青嬉笑着围在我身边。  
　　她银铃般的笑声像小海豚一样，一切那么梦幻又美好。  
　　突然，她跌在地上，一群凶神恶煞的人将她团团围住。  
　　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声震得我心颤。  
　　我拼命扒开那些人，可无论我怎么用力，那些人都分毫未动。  
　　瞬间，女儿的哭声停止了，眼前阴恻恻得叫人恐惧。  
　　女儿满身是血地突然出现在我眼前。  
　　她眼球外翻，一遍遍凄惨地控诉：“妈妈，为什么，为什么你不救我？！”  
　　“啊啊啊啊啊！”  
　　我尖叫出声，吓得一身冷汗。  
　　恍然间，我将抱枕认成了女儿。  
　　我轻轻地抱着它，将脸紧紧贴在上面。  
　　“好宝宝，妈妈来啦，不哭，不哭哦……”  
　　14  
　　“她这样多长时间了？”  
　　一个身穿白大褂的男人站在我床边。  
　　哥哥皱起眉头：“已经三天了，一直死死抱着抱枕不撒手，还对着它喊宝宝。”  
　　“这几天我们都是强按住她灌食的，要不然根本不吃一点东西。”  
　　医生小心迈着步子靠近我，可他一靠近我就想起那天我抱着浑身是血的女儿送到医院。  
　　手术室的灯灭了，我女儿的命也没了。  
　　我双脚不停地扑腾，怀里紧紧抱着‘女儿’，尖叫道：  
　　“不要，不要带走她啊啊啊啊！”  
　　医生说我这是精神太应激，如果治不好可能会毁了一辈子。  
　　可我自己知道自己时常清醒又时常分不清梦境与现实。  
　　一个无形的压力板沉沉压在我心里，我逃不开也推不动。  
　　一天，睡梦中，我感觉有人正在抚摸我的手。我急速抽回手后。  
　　睁眼看见顾泽也匍匐地跪在我的床边。  
　　我连忙抱着‘女儿’朝床的另一侧躲。  
　　顾泽也双眼沉痛，眼下乌黑一片。  
　　“夏夏，我是阿泽啊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”  
　　正午的阳光照在他扬起脸的峰角上。  
　　我恍然回到了那个午后。  
　　一个篮球朝我飞来，离脸几厘米的时候。  
　　一直大手拦住球，挪开后，青涩逼人的帅脸闯进我的视野。  
　　同样的，闯入我的世界。  
　　“阿泽？顾泽也！”  
　　我丢开‘女儿’，上前死死掐住他的脖子。  
　　“杀人凶手，我杀了你！”  
　　他没有反抗，只是认命地闭上眼睛。  
　　他脸憋得青紫，就快要呼吸不上来的时候，我放开了手。  
　　一瞬间，我似是恢复了清明：“你滚，我不想看见你！”  
　　顾泽也伏在地上不断磕头，额头上的血迹顺着脸流在地上。  
　　我别开眼，冷声道：“滚！别脏了我的地毯。”  
　　15  
　　哥哥倚在门口看着这一切。  
　　他冷冷地走来，薅起顾泽也的头发，强迫他看手机上的视频。  
　　就算我看不见，光是听见那个在我脑海里嘶吼了无数次的声音我就知道。  
　　那是青青被虐待致死的视频，我一生不敢回忆的痛。  
　　顾泽也死死拽住头发，眼睛瞪得滚圆：“不！我不相信！啊啊啊啊！”  
　　他崩溃了。  
　　甚至没撑到看完，就崩溃了。  
　　我嗤笑，将脚踩在他脸上：  
　　“她是被活生生打了数个小时，最后连哭都没有力气。”  
　　“那些恶鬼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让她身上查不出外伤，只留下内里撕心裂肺得疼。”  
　　“你看啊！你看啊！”  
　　“看看你的好宝贝是怎么虐死你女儿的！”  
　　我的尖叫声响彻整个房间，顾泽也最后一丝精神被摧毁。  
　　哥哥将他拖出去，开门时，我看见了泪流满面的父母。  
　　原来我没有瞒住他们，他们一直都知道。  
　　妈妈看起来眼角细纹又多了许多，整个人都苍老了许多。  
　　我趴在她怀里痛哭：“对不起……对不起。”  
　　一双大手抚上我的头顶;"乖，这怎么能是你的错呢。"  
　　16  
　　恢复后，我‘抢’走哥哥一部分资产拿去炒股。  
　　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他为了让我恢复理智。  
　　联合医生连以毒攻毒的方法都用上了。  
　　他邪笑着挠我的头：“要不是你哥我啊，你现在还是个傻子呢！”  
　　闻言，我用力踩在他脚上，嘴里大叫：“妈！哥哥欺负我！”  
　　然后一个三十多岁的老男人就吃了一顿竹笋炒肉。  
　　我拿炒股赚的钱成立了一家福利院，叫青草地。  
　　教孩子成长，教他们做人。  
　　教他们像小草一样健康又顽强的生长。  
　　“野草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”  
　　这是我交给他们的第一课。  
　　我还投资给政府，大力围剿黑心管教所。  
　　看着一个个被拯救出来还没有完全丧失对世界的爱的孩子。  
　　我都想到当初，如果女儿再挺几天，说不定就能被救出来了呢？  
　　我摇摇头，这种想法不止对我，对她也是恶毒的。  
　　她都那么痛了，就不要再依靠她了。  
　　剩下的，就交给我们这些大人吧！  
　　17  
　　最后一次见到顾泽也的时候，是他带着一大群人堵在我赞助的福利院门口。  
　　他将我赶到角落里，一行人气势汹汹。  
　　拿着狼牙棒、电击棒的应有尽有。  
　　我紧皱眉头，紧紧倚在墙上保护自己：  
　　“顾泽也，你想干什么？”  
　　怎么这么丧心病狂！  
　　‘扑通’一声，顾泽也跪在我面前。  
　　“夏夏，那个女人的肚子已经被我挖空了，你放心，她死无全尸。”  
　　“害咱们女儿的罪人，一个也跑不了！”  
　　“也包括我。”  
　　在我震惊的目光下，他招呼着那些人打他。  
　　一棒子下去，他摔倒地上嘴里吐血。  
　　还不断喊着：“没吃饭吗！给我下死手！”  
　　“要不然你们一分钱都拿不到！”  
　　话还没说完，一群人将他拖到一个宽敞的地方。  
　　无数个棍棒死死挥下。顾泽也闷声不吭一句。  
　　直到鲜血流在我脚边，我扶着墙走出去。  
　　算了，就算他今天死在这，也是给青青偿命了！  
　　离开的最后一秒，我听见顾泽也沁了血地大吼;  
　　"青青，爸爸来陪你了！"  
　　18  
　　饭桌上，哥哥淡淡开口，悄悄观察我的反应：  
　　“顾泽也，在巷子里被人打死了。”  
　　我没有一丝表情。  
　　“嗯，我看见了。”  
　　哥哥刚松了一口气，随即又惊讶：  
　　“啊？啊？看见了？”  
　　“那也好，免得你伤心难过。”  
　　我自嘲地笑一声，将一块肉夹到他碗里：  
　　“自从青青死后，再没有什么能值得我难过。”  
　　哥哥放下心来：“我把青青的墓地迁过来了。”  
　　“她是夏家人，我更是她的小舅舅，住在家里就不会孤单了。”  
　　“对了，我还装修了一件公主房，按照你的房间装的嗷。”  
　　“以后，夏青青，就住在那里。”  
　　我心尖触动了一下，一股酸涩感涌上眼眶。  
　　我掩去眼角的泪：“哼，不用你做我也会这么干的！”  
　　可自女儿去世后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她的照片了。  
　　我觉得我不是个好妈妈，我怕她怪我，更怕她恨我。  
　　可再次见到女儿明媚的笑时，我还是会被传染，跟着笑。  
　　微风徐徐，吹动女儿墓前新长出的小花。  
　　倔强地从砖缝里拼命扎出来。  
　　我对她说：“宝宝，下辈子还想不想选我做妈妈呀？”  
　　小黄花似乎听到了一般，点了点头。  
　　  
　　  
　　  
　　　　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
　　  
　　  
　　  
　　  
　　  
　　  
　　  
　　  
　　  
　　  
　　